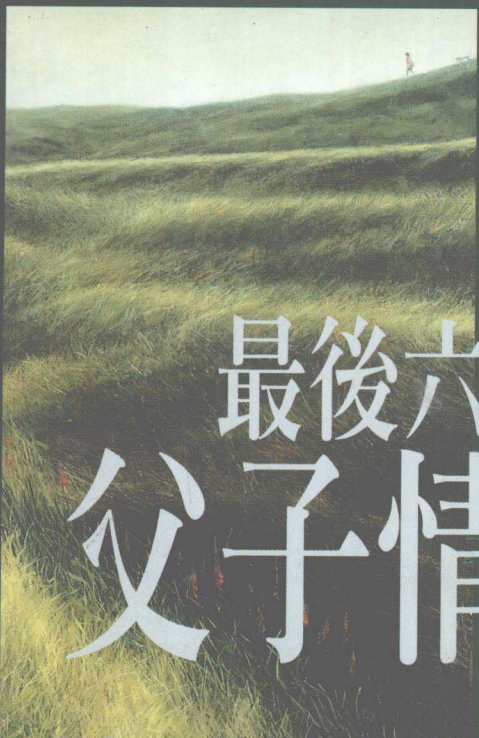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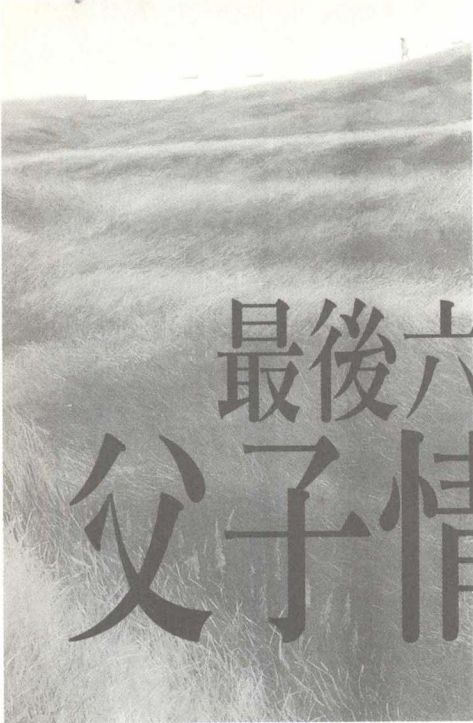
最後六十天 父子情

石綿，神奇的礦物，
死神的忠實使者。它入侵肺葉，
鑿洞並慢慢擴散，
最後使整個胸膜碎裂。

這真是一趟怪異的旅程，兒子帶著即將踏完
人生旅程的父親，面對著眼前完全不能控制的
石綿烏雲，卻許願要將它移走，直到看不見。

兩個月去瞭解一段故事，結束它，
再看它被淹沒。

亞蘭·維康德雷(Alan Vircondelet)／著
林淑真／譯



最後六十天 父子情

亞蘭·維康德雷(Alan Vircondelet)／著
林淑真／譯

國家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最後六十天父子情／亞蘭·維康德雷（Alan Vircondelet）著；林淑真譯。
—台北縣汐止鎮：新新聞文化，1999 [民88]
面；公分。—（新·人文；7）

譯自：Mortel Amiante

ISBN: 957-8306-43-1（平裝）

876.6

88006499

新·人文系列 7

最後六十天父子情 Mortel Amiante

作者／亞蘭·維康德雷（Alan Vircondelet）

譯者／林淑真

發行人／王健壯

出版者／新新聞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地址／221台北縣汐止鎮新台五路一段79號4樓之6

電話／02-26981898

傳真／02-26981091

新新聞書店 <http://book.new7.com.tw>

e-mail: books@new7.com.tw

郵撥帳號／13201218 新新聞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副總編輯／謝金蓉

封面設計／李 男

圖片提供／吳正雄

電腦排版／中原造像

登記證／局版台業字第4504號

印刷／中原造像股份有限公司

總經銷／黎銘圖書公司 補書專線／02-29818089

出版日期／1999年6月10日

定價180元

Printed in Taiwan

Copyright©1998 by Alain Vircondelet

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©1999 The Journalist



最後六十天 父子情

亞蘭·維康德雷(Alan Vircondelet) / 著
林淑真 / 譯

像這樣的一個早晨的出現，
已經是整整一年前的事了。

芭芭拉·南特 (Nantes)

人們總認為自己能倖免於大難，當災難降臨在旁人身上，聽來、看來總像社會新聞一般，完全不干己事。

這一年，廣播、電視、報紙都在談論石綿災害，及其在胸腔造成的可怕癌病，迅速在幾周內奪走病人性命。

醫學預測非常不樂觀。未來數年間，可能會有數千人罹患此症。眾人談論「石綿狂潮」、骯髒的空氣、難以辨認的病因進入肺部、鑿洞並慢慢擴散，最後使整個胸膜碎裂。

過去這威脅一直處於抽象、近乎神秘的狀態。驟然，我就走入這段傳奇，我在他身上看到整個惡化的進程。他。我父親。自疼痛出現的第一天起就陷入迷惘。

我父親，一下子變成個孩子。

這是一段深陷泥沼中的故事。祇能循跡轉述。祇能從依稀可辨的片段中，找尋一線生機。

這是一段隱秘故事。也祇能以這種方式存在：陰鬱、隱匿卻又活生生，在眾人毫無知覺中膨脹擴大；其微乎其微的跡象，長期以來一直爲人所忽略。

這個夏天，他生命中最後的夏天，他養成一個人在聖·讓·德·路日海灘散步的習慣。不抱怨，看來也不爲什麼所困擾。一天，恰恰在中午前，我無意間發現他一動也不動地面對著汪海大海。眼前除了海水再沒別的，遠處也無船隻。無邊的平靜。我沒來由地預感到他急遽的死亡。這一刻我想當然耳地避開他。在他一動不動面動海水的時刻。他沉湎在怎樣難解的意念中？又往何處找尋答案呢？

在那些晦澀的格言中嗎？

痛楚還不足以讓人意識到死亡。凡人在遭受苦難時，感受不到任何事。就連是否活過也感受不到。在這樣的空虛、若有所缺的狀態。我卻必須振作。必須揣摩。必須找些話賜給我面對空洞的勇氣。這擔子是如此的重。我從來不知道這竟會是如此深沉、這般濃

稠。

在我面前，在打字機前，小氣孔玻璃花瓶中供著一束黃水仙。這是即將到來早春的花朵，花瓣簡潔，有些皺折的小凹口縮住花，這一切在我看來是如此的不真實而完美。一抹綠的莖幹，吸著瓶內的水。在這樣沒有任何一物能自我毀滅、自我成就的脆弱時刻，我多想相信眼前事物展現的永恆。時間的停滯。

很多戲在戲台後上演。台前，祇有面具。探看事物的兩面，這好似晨光的黃色花束，卻也推我們進入暗夜漫長的掘坑道工程。

進入不可見事物的陰暗窄道。

聖·讓地區平日慣常的恬適，好似可以抹去所有的惡，遠離所有懼怕。平靜的海水，讓人想不到隨後幾天將至的恐懼。那我曾在你臉上數度讀到的疑懼。一種不知何事將臨的不解。

在海邊寧謐漫步的次日，你說，有東西橫亙在胸口透不過氣。一定是支氣管炎。薄霧籠罩的夜海濕氣，對胸腔造成的影響。沒有什麼。

你的醫生為你進行聽診。他聽胸腔雜音、回聲等各種胸音。診斷書：胸膜積水。沒有什麼。在醫院的半天。再做進一步檢查，就完成了。最壞的情況，也就是說若有疑慮，將進一步做液體化驗分析。

但再也沒有更壞的情況了。

出問題的液體，是你抽出的血。你的血已充滿胸膜。

你必須住院治療。這時是夏末。燦亮的陽光籠罩著整個鄉間，我尚未意識到我們將一步步走入深夜，那個你漸漸迷失、眼眸半閉、不發一語的夜。然而生命的繁華就是這樣，在照著萬物的光燦陽光中，在生命將離你而去之際，我忖度它種種的好。

我要求看盛裝抽取出液體的小塑膠袋。全紅色的。紅色的血雜著較暗色的凝塊和黏在袋上黑黝黝的纖維。

醫療部的宣導人員對我們毫不隱瞞。這是現代的做法，完全不保留的對病人及家人揭露病情。就像世界上的許多不幸，戰爭、大屠殺、集體謀殺、隨處的暴力一樣，讓我們習於準備自己的死亡。

這判決書就像斷頭機上的大鋸刀落下。間皮瘤①。一種由於吸進石棉所造成的胸膜癌。病期：二個月。你將會承受劇烈的痛楚。不能開刀。肋膜沾粘術——我後來才知道這是一種胸膜的包紮及填塞

技術，或許可以試試，但不能保證什麼。

醫護人員解釋：每一種生物都有神秘的抵抗力，每個生物體會依其屬性、能力，擊退惡意的襲擊。「這就是為什麼說事事都要冒一點險，即使是我們也不相信自己能做到。身體本身不可知的神秘，總是讓我們感到驚奇。這是我們所能有的唯一安慰。」

我陷入深淵裏。但父親卻必須得救。他一定要在這些極微小又陰鬱的枝節中得勝。

爲了結束談話，醫護人員補充說：「這可能是所有癌症中最嚴重的一種，在體力的衰竭上也是最劇烈、殘忍的。」

我感到一陣胸悶。就像父親一樣，我被繳了械，並送往同一個完全無法掌權的死亡行列。這將持續兩個月。在放手讓他前往未知世界之前，有兩個月讓我與他親近。

兩個月去瞭解一段故事，結束它，再看它被淹沒。

數以百萬計的微粒侵佔你的肺葉，在黑暗中擴張聲勢。沒有痛苦。沒有任何可疑點。什麼都沒有。

然而，生命還是做了它的生命之工。你日復一日看日出、酣睡、工作、散步、教養孩子。可是，看不見的纖維卻一路前進、鑿穿內壁、薄膜、停駐肺葉。

你是在何地、何時遭到感染？是在戰時值勤的海底嗎？還是工作數年的阿爾及爾水廠？

慢慢的，我學到一些新詞。我逐漸熟悉那些當時所不知道的名

詞。我必須知道全部，瞭解你會碰到的所有情況，你所不能戰勝的襲擊。我從來沒有想像到胸膜，這樣一個柔軟、脆弱的薄膜，也能同時強壯地承載血壓。從未想過身體的完美，稍稍一碰，也會陷入前所未有的天翻地覆。

我學著去解讀讓你——正確地說——慘遭轟炸的X光片。在穿刺術前，在穿刺術後。肺葉一直滿盈著血。雖已從中抽出一公升，但完全無效。血又藉著穿洞的胸膜回流。

插上導管引流。你的血慢慢注入脹起像水壺般的血袋。好似連通器一樣：你的血流動，我們將髒血排出，可是血液又再一次流入。

爲了我們，你假裝不擔心。日後，我才知道，你在一開始就知道一切情況。

間皮瘤。我四處詢問，參考百科全書、醫學字典。找尋近來的媒體報導文件。

石綿充塞各處。它在空氣中飛竄，我卻無由眼見。不可辨的纖維祇有一根頭髮的四千倍小。侵入肺葉。像刺一樣攀附在胸膜上，攻城掠地。在家庭的各物件中都有石綿的蹤跡。在烤箱中，如同在熨衣板上。在鐵皮底部，就像在皮底鍋底一樣。在戲院中、在泳池內、在醫院裏、在辦公室內、在學校裡。每天在我們完全不知情的情況下，數以千萬計的微粒粉化在空氣中。在我們的胸腔落腳。直到三十、四十年後，才被發現。

我胸口一陣煩悶。痛楚在我胸口翻攪。好像連氣都快呼不上來。好似我們都患了病。

我的世界，從此，劃歸爲兩個空間、兩段時間。在內的，被憂慮所覆蓋。對外的那一個，經由窗戶傳入外界微小、被你所忽略的聲音。你的世界則陷入隱遁，完全的封閉了。

迅雷不及掩耳的病症、無法預期的病因、接連後續無以迴避的結果，讓我們根本沒有時間去適應它的存在。你死期的迫近讓我們完全沒有喘息的時間。我們所能做的祇有與它並肩同行。

我每天前去你的病房看你，以一種定時、穩定的步調，讓你寬心。

你說一定要戰勝。不管怎麼說，世上還是有數以百萬計的癌症病人痊癒了。